

业进来。所以这个项目是双方面不谋而合的一个结果。”

秦川机床当时有三个落地选择：一个是经开、一个是高新、一个就是西咸。最终落户西咸，的确是因为西咸给予了很大的优惠条件，包括土地、政策等等。

“秦创原·秦川创新基地这个项目是2022年5月份开工的，围绕两个核心需求，我们建了实验中心楼、高端机床楼、研发大楼、职工宿舍、动力中心等等。第一期投资5.9个亿，总投资10.53个亿，二期还有100多亩地，整个规模是234亩地。现在一期已经基本完成，正在装修，计划国庆节后进行投产。”曾冉介绍说。

曾冉对新工厂也充满期待。“依赖于秦创原给我们的一些支持，我们在研发方面会进行一个提升，在五轴机床生产规模化方面会有一个很好的条件。另外，就是高端人才的引进，会在西安得到一些提升。我们这个基地离交大创新港很近，校企合作这方面也有很强的优势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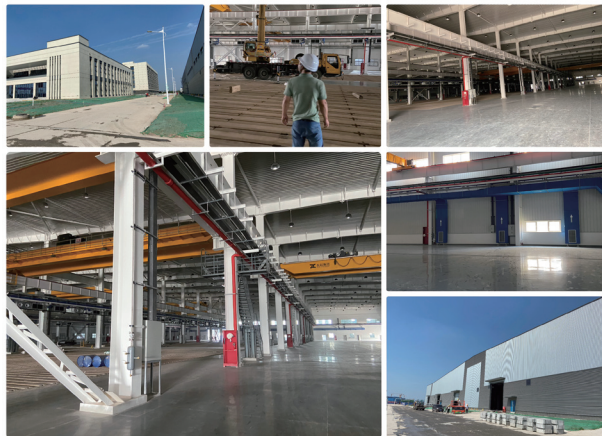
机床产业的发展难题及其破解

说起数控机床的产业现状，曾冉的心里除了有一种忧患，更有一种使命感。

“机床产业现状，首先一点，就是工业母机在中国属于卡脖子产业，我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，可能比芯片还要严重。我们的这个产业，跟国外的差距是非常大的。”曾冉说。

尽管经常有人说，我们工业母机有进步，跟国外的差距慢慢在缩小。但是，这个进步是相当有限的。曾冉用一句话描述了行业现状：“我们的行业是高端失手，中端混战，低端更是价格战。”

现在很多国有机床企业和民营机床企业也都在往中高端转移，但曾冉认为，中高端机床的产业结构调整并非易事。“机床产业不是说招一批



2023年8月，秦川机床落户创新港的新工厂已初见雏形。

高材生就能把它摸索出来、研发出来的，它是一个久久为功的产业，需要经过漫长的摸索，需要大批量的样本和应用场景去改善机床的加工参数和工业优化。”

而数控机床的研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而且需要领军人物，特别是在高端机床产业。但是，现有的人才结构是相对不合理的。

2019年，法士特重组秦川机床以后，利润慢慢上来了，但人才结构的调整是个缓慢的过程。优秀人才流失了，现有人才存量不足，补充新鲜血液有个过程。

曾冉大致了解过国外工业母机的发展过程，他发现这个行业并不是纯市场化，它大多是国家举国之力去支持它。瑞士、德国、日本的机床产业、工业母机企业，它的研发资金都是国家给的。德国、日本的制造业之所以能做的很好，得益于他们有一些很高端的机床制造企业。按照这个逻辑，中国要做好机床产业，靠企业单打独斗肯定是不行的，需要政府花大力气跟企业合力来做这个事情。

机床作为制造机器的机器，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程度和加工技术水平。日本政府在机床产业发展初期，将其作为制造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。最初日本工业还相对薄